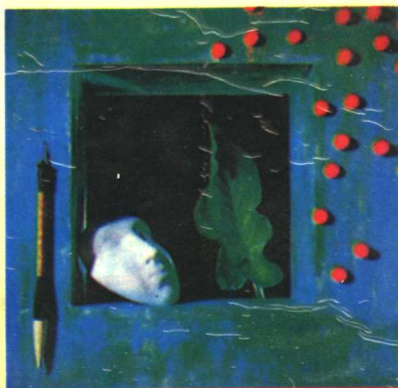


当代著名青年作家长篇系列

酒 国



苦
命

小说中的苦难和做小说的苦难正是人生苦难的写照。所谓的幸福，曾经像火炬一样照亮了我的眼睛，但它立刻就黯淡了。在人生苦难的茫茫大海上，回头也无岸，剩下的事情就是醉酒了。酒酒酒，你是上帝的血。你是那么神奇美妙，你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你解脱了人的痛苦，哪怕是短暂的。醉酒是心胸坦荡的表现，醉酒是人生一高境界。人人都醉，我醒着干什么，人人都醒，我为什么不醉呢。

莫言

酒国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酒 国

莫 言著

责任编辑：谢不周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1

字数：242,000 印数：1—9,000

ISBN 7—5404—1031—0

I·827 定价：5.20元

“在浪漫多情的年代里，
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

——丁钩儿墓志铭

第一章

I

高级检察院的特别侦察员丁钩儿搭乘一辆解放牌卡车到市郊的罗山煤矿进行一项特别调查。沿途，由于激烈思索，脑袋膨胀，那顶本来晃晃荡荡的五十八号咖啡色鸭舌帽竟紧紧地箍住了头颅。他很不愉快，把帽子掀下来，看到帽圈上沾着透亮的汗珠，闻到帽子里散出来油腻味道。这味道有些陌生。轻微恶心。他抬起手，捏住了喉头。

路面布满大坑，卡车速度放慢，车底的弹簧板嘎嘎吱吱地怪叫着。头不断地碰撞到驾驶楼的顶棚。听到司机骂道路，骂人；粗俗的语言出自一个比较秀丽的少妇之口，产生黑色的幽默。禁不住看了一下她。她穿着一套蓝帆布工作服，粉红衬衣的领子高高地钻出来，护着一段白脖子；双眼黑里透绿，头发很短，很粗，很黑，很亮。戴着白手套的手攥着方向盘，夸张地打着方向，逃避着陷坑。往左打方向时她的嘴角往左歪，向右打方向时向右歪嘴角。她的嘴左右扭动着，鼻子上有汗和皱纹。他从她短促的额

头和坚硬的下巴上判断她是一个结过婚——有过性生活的女人。他感到自己很想亲近这个女人。对于一个四十八岁的老牌侦察员来说，这感觉有些滑稽。他摇了摇硕大的头颅。

路越来越糟，卡车像蛆一样爬行着，终于接在了一大队车辆的尾巴上。她松了脚，熄了火，摘下手套，抽打着方向盘，很不友好地看着他，说：

“幸亏肚里没孩子！”

他怔了怔，讨好地说：

“要是孩子早就颠出来了！”

她严肃地说：

“我可不能让他颠出来，一个孩子两千块呢。”

说完这句话，她盯住他的脸，眼睛里流溢出似乎是挑衅的神情，但她的全部姿态，又好像在期待着他的回答。丁钩儿感到震惊，几句粗俗对话后，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像一只生满蓝色幼芽的土豆一样，滴溜溜滚到她的筐里去。性的神秘和森严在朦朦胧胧中被迅速解除，两个人的距离突然变得很近。他的心里生出一些厌烦和疑虑。他警觉地看着她。她的嘴又往边一咧，这一咧令他极不舒服，他感到这个女人故做深沉，无聊而浅薄，根本不值得自己费神思。于是他说：

“你怀孕了吗？”

所有的过渡性语言都被抛弃，好像有些夹生，但她吞下去夹生，用近乎无耻的口吻说：

“我有毛病，盐碱地。”

“尽管肩负重任，但一个优秀的侦察员是不会把女人与重任对立起来的，女人是重任的一部份”。他突然想起了流行在同伴们之间的一句名言：想放纵一下的念头像虫子一样咬着他的心。丁钩

儿从口袋里摸出小酒壶，拔掉胶皮塞子，喝了一大口。他把酒壶递给女司机时说：

“我是农艺师，善于改良土壤。”

女司机用手掌敲打着电喇叭的按钮，汽车发出低沉柔和的鸣叫，前边，跳下车来的黄河牌载重车驾驶员站在路边，恼怒地看着她。隔着两片闪着贼亮光芒的水银镜片，丁钩儿感受到了黄河车驾驶员愤怒的眼神。她抓过他的酒壶，先用鼻子嗅嗅，仿佛在鉴定酒的质量，然后咕嘟嘟一仰脖，喝了个底朝天。丁钩儿本想夸奖一下她的酒量，转念一想，在酒国市夸人酒量近乎无聊，便把话咽下去。擦擦自己的嘴唇，紧盯着她厚厚的、被酒浸得湿漉漉的嘴唇，毫不客气地说：

“我吻吻你。”

女司机突然涨红了脸，用吵架一样的高嗓门吼道：

“我他妈的吻吻你！”

丁钩儿大吃一惊，眼睛搜索着车外，黄河车驾驶员已经爬进驾驶室，前边是长龙一般的车队，后边又接上了一辆挂斗卡车一辆毛驴车。驴的平坦额头上缀着一朵红缨。路两边是几株遍体畸瘤的矮树和生满野草杂花的路沟，树叶和草茎上，都沾着黑色的粉末。路沟两边，是深秋的枯燥的田野，黄色和灰色的庄稼秸杆在似有似无的秋风中立着，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时间已是半上午。高大的矸石山在前方耸立着，山上冒着焦黄的烟雾。矿井口的卷扬机轻松地转动着。他只能看到卷扬机轮的一半，余下的一半被黄河车挡住了。

她连续喊着那句让丁钩儿惊惧的话，身体却凝固般不动。丁钩儿用一根手指轻轻地戳了一下她的胸脯，她立即把身体压过来，冰凉的小手捧住他的头，嘴唇凑到了他嘴上。她的唇凉飕飕的，

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弹性，异常怪诞，如同一块败絮。他感到乏味、无趣，便把她推开。她却像一只斗志旺盛的小公鸡一样不断把身体冲上来，搞得丁钩儿手忙脚乱，招架不迭，不得不采用一点对付罪犯的手段，使她老实下来。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坐着。侦察员紧紧地攥住她的手腕，不断地把她的反抗压制下去。她憋着劲反抗时，身体扭曲，如同弹簧和钢板，嘴里还发出哞哞的叫声，宛若一头顶架的小牛犊。这形象十分可爱，丁钩儿忍不住笑起来。

她突然问：

“你笑什么？”

丁钩儿松开她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说：

“好姑娘，我要走了，想我了就按名片上的地址去找我。注意保密！”

女司机打量着他，又低头看看名片，然后重新打量他的脸，好像一个目光锐利的边防站检查员在检查一位过境旅客的护照。

丁钩儿伸出一根指头，弹了一下女司机的鼻子，挟起公文夹子，一只手转动了开车门的把手。他说小姐儿再见了，我有上等的肥田粉，专门改良盐碱地。半个身子挤出车门时，女司机一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角。

他发现了她眼里流露出来的胆怯混合着好奇的情绪，忽然觉得她年龄好像很小，没结婚也没被男人动过，她很可爱又很可怜。他摸了一下她的手背，非常认真地说：“姑娘，我是你叔叔。”

她说：“你骗人。你说你是车辆监理站的。”

他笑道：“不是差不多吗？”

她说：“你是特务！”

他说：“可以算特务。”

她说：“早知你是特务我才不拉你呢！”

丁钩儿摸出一盒烟，扔到她怀里，说：“好了，别生气啦。”

他把他的小酒瓶扔到路沟里，说：“用这样的小瓶喝酒，不中用。”

丁钩儿跳下车，用力摔上车门，沿着路边向前走。他听到女司机喊道：

“哎，特务，知道煤矿的道路为什么这样糟糕吗？”

丁钩儿回头看了一下她探出车窗的脑袋，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女司机啤酒花一样的脸庞在侦察员的脑海里停留了一分钟，便像透明玻璃杯里的啤酒泡沫一样，窸窸窣窣响着，缓缓地消逝了。道路狭窄，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肠子，卡车、拖拉机、马车、牛车……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车辆，像一长串咬着尾巴的怪兽，堵塞在一起。有的车熄了火，有的没熄火。拖拉机头上竖起的铁皮烟筒里，喷吐着一圈圈浅蓝色的烟雾。燃烧未尽的汽油、柴油味道，与牛马驴口腔里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汇成一股混浊的潮流，漫散流淌。他有时不得不紧贴着车皮行进，有时必须用肩背蹭着矮树干上的瘤子。驾驶棚里的人几乎都在喝酒。他恍惚记得有驾驶员酒后不得开车的规定。但这里的驾驶员都在喝，可见那条规定已经不存在。后来，一抬头他便看到了矗立在矿区的卷扬机高大铁架子的三分之二。

卷扬机绞着银灰色的钢丝绳，哧溜哧溜转动着，因为生锈，也许是油漆，卷扬机铁架子在阳光下呈现出暗红的颜色。这颜色很脏。那巨大的定滑轮是黑色的。川流不息的钢丝绳放射着虽不耀眼但十分吓人的银亮。眼睛感受色彩和光芒的同时，听到定滑

轮唿唿隆隆的转动声、钢丝绳嘎嘎唧唧的抽动声以及从地下发出的沉闷的爆炸声。

靠近矿区，有一个椭圆形的广场。广场的边缘上，栽种着一些宝塔状的松树。广场上同样挤满等待拉煤的车辆，有一匹遍体污秽的灰毛驴把嘴放在松树的针叶上，不知是想吃松针还是想蹭痒。有几位头扎毛巾、腰捆麻绳、破衣褴褛、满脸乌黑的人，挤在一辆马车上。马在吃筐箩里的草料；他们在喝酒。一个酱紫色的大瓶子，轮着喂，你一口，他一口，喝得十分得趣。丁钩儿酒量不大，但喜欢喝，对酒的优劣基本能够鉴别，他嗅到一股很毒辣的味道，知道那酱紫色大瓶子里装的不是佳品。从喝酒者的衣着打扮上，他猜想这些人是酒国市郊区的农民。

他的身体越过马头时，听到农民兄弟哑着嗓子叫：“同志，您手脖子上的表几点啦？”

他抬了抬腕子，回答了问题。那个发问的年青农民生着两只血红的眼睛，面部显得狰狞可怖。他的心脏紧了一下，匆匆地往前走去。

那个农民在背后骂道：“叫他们快开门，这群吃白米的猪。”

虽然年轻农民恶毒的冒骂里包涵着一种使丁钩儿不太舒服的东西，但他也只得承认骂的并非全无道理。已经十点一刻，煤矿的大铁栅栏门依然紧锁着，那只挂在门鼻子上的乌黑大铁锁，宛若一只黑盖的大鳖。“安全生产庆祝五一”。八个色彩消褪的红漆大字拘禁在圆形的铁片里，电焊条在很早的时候把它们固定在铁栅栏上。秋天的太阳强烈。阳光明媚。光线使许多东西放出新光辉。灰色的砖墙一人多高，沿着起伏的地形起伏，蜿蜒如一条长龙。大门一侧的小门虚掩着，一条狼黄色的大狗倦怠地卧在那里，一只蜻蜓在它头上飞舞。

丁钩儿推开小门时，那条狗猛扑上来。狗的布满汗珠的湿鼻子几乎碰到他的手背。准确地说触到了他的手背，他感到了它鼻子上的温度。狗鼻子凉森森的，使他想到了紫色的乌贼鱼和荔枝的皮肤。狗惊恐地叫着，跳开去，躲在门房的阴影里，和一蓬马兰草紧紧相依，摇晃着长方形的头颅嗥叫。

他拨开小门上的插销推开小门站一站走进去背贴着凉凉的铁板，莫名其妙地看着狗。看看手背，手背瘦骨棱棱，黑色的血管，血液循环，已经有些酒分子在运行。没有电，没有特异功能，你为什么一触即跑呢？

一盆热乎乎的洗脸水在空中展开。五彩缤纷的瀑布。宛若一道弧度不够的彩虹。泡沫和太阳。希望。水流进他的脖子一分钟后，感觉到凉意。两分钟多一点，眼睛生涩，口腔里溲开了碱和香料的味，人脸积垢的味道，皱纹的精神实体。这时候特别侦察员把驾驶楼里的姑娘彻底忘掉了。嘴唇宛若败絮忘记了。后来一个手持丁钩儿名片的女人出现他着实紧张，如同在迷雾里看远山上的风景。狗娘养的！

“狗娘养的活够了吗？”提着脸盆的看门人愤怒地用单脚踹着地球骂人。丁钩儿马上明白了他在骂自己。他抖抖头发上的水珠，揩揩脖子，啐啐唾沫，眨眨眼，直逼着看门人的脸。他看到两只大小不一、乌黑如煤、暧昧、呆滞的眼睛，以及通红如山楂果的圆鼻子，以及青色嘴唇里的顽固牙齿。一股热流在脑髓里串流，蛇行，蚯蚓的隧道。怒火初起，如火柴的头颅，匍然引燃，脑髓白热，宛若炉中炭，宛若雷电，他的头颅透明，奋勇的感情在胸中澎湃。

看门人狗毛一样粗硬的黑发直竖起来，他毫无疑问被丁钩儿的形象给吓坏了。丁钩儿看到看门人鼻孔里的毛，燕尾般剪动。

一只邪恶的黑燕子潜伏在他的头腔里，筑巢，产卵，孵化。他对准燕子，勾动了扳机。勾动扳机。勾扳机。

乒——乒——乒——！

三声清脆枪响，打破了罗山煤矿大门口的寂静，镇压了黄毛大狗的吠叫，吸引了农民兄弟的注意。司机跳出驾驶楼，松针刺破了驴唇，人们愣愣然后向这里蜂拥。十点三十五分，罗山煤矿的看门人应声倒地，双手抱住脑袋，身体抽搐。

丁钩儿提着一支雪白的手枪，微笑着，笔挺立着，好像一株塔松。枪口喷出的青色烟雾在他头上袅袅飘散。

一群人把住铁栅栏，呆呆地望着。好像度过了很漫长的时间后，一个尖尖嗓门的人叫道：

“打死人喽——看门的老吕头被打死喽！”

丁钩儿，塔松，青黑色。

“这条老狗，作恶到了头。”

“卖到烹调学院特餐部吧。”

“老狗煮不烂。”

“特餐部要的是白嫩男婴儿，才不要这老货哩！”

“送到动物园里喂狼吧。”

丁钩儿把手中枪抛起来，枪面在空中闪烁，好像一面银镜子。他接住枪，摊在巴掌里，给铁栅门外的人看。枪身小巧玲珑，金属线条优美，有些左轮形象。他笑着说：

“朋友们！不要大惊小怪，这是个玩具，儿童玩具！”

他推住按钮，掰开枪身，剔出一个暗红色的硬塑料小齿盘，让众人观赏。每个齿间安着一粒黄豆大的纸炮，他说，勾一下扳机齿轮转动一下响一声，这是玩具，当然也可以在舞台上使用，在演员手中它就是件小道具，各大百货商店均有出售。他边说边

把火药盘安在轮槽里，复原枪身，勾了一下枪机。

兵——！

就是这样，他像一个推销员一样讲解着。如若不信，请看——他把枪口抵到自己的衣袖上，勾动扳机。

兵——！

“王连举！”有一位看过样板戏《红灯记》的司机喊。

不是真枪，丁钩儿把胳膊举起来说，你们看呀，要是真枪我的胳膊早就崩穿了是不？他的衣袖上有一团焦黄，一股扑鼻的火药香味弥漫在阳光里。

丁钩儿扔枪进衣袋，走上去踢了倒地的看门人一脚，说：

“老伙计，起来，别装死了。”

看门人爬起来，双手依然捂着头，脸色焦黄，像优质的年糕一样。

丁钩儿说：“我舍不得打死你。吓唬你。不要人仗狗势。十点多了，早该开大门！”

看门人把手拿下来，放在面前看。又不相信似地用手摸头，再看手上，果然没血，像捡了一条命似地长舒了一口气，惊魂甫定地问：

“你，你是干什么的？”

丁钩儿狡狴地笑笑，说：

“我是市里派来的新矿长！”

看门人急匆匆跑回门房，拿出一柄黄澄澄的大钥匙，哗唧唧打开了铁栅门。门外的人们飞跑回车上去，几分钟后，发动机的轰鸣声把路都震动了。

汹涌的车流缓慢地、但冲劲十足地挤进大门，车辆互相碰撞，发出咚咚咚咚的声响。侦察员闪到一侧，看着这条肢节众多、扭

曲的丑陋大虫，心里突然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随着愤怒的产生，肛肠一阵痉挛，几根血管在那里边暴躁地跳动着，痛疼产生，他知道痔疮非发作不可了。这次侦察将伴随着痛疼进行，与从前一样。想到此他心里的愤怒反倒减轻了许多。一切都不可避免。混乱不可避免痔疮不可避免，只有神圣的谜底永存。这次的谜底是什么呢？

看门人满脸堆着极不自然的笑容，点头哈腰。请领导到传达室里去坐。他按照自己的信马由缰式的侦察习惯，跟着看门人进了屋。

一间宽敞的大房子。一张床。一条黑被子。两把铁皮暖水瓶。一个硕大的铁炉子。一堆大如狗头的黑亮煤块。一个举着寿桃的粉红色裸体男娃娃咧着小嘴巴哈哈笑，在墙上，在年画上，他的美丽的小鸡儿像一粒粉红的蚕蛹，蠢蠢欲动，栩栩如生。丁钩儿的心紧了一下，肛肠一阵痉挛。

屋子里酷热难当。铁炉子里响着熊熊的火声。半截烟筒和整个炉体被恶毒的火焰烧得通红。热流团团旋转，墙角上的灰挂柔软飘动。他顿时感到周身发痒，鼻腔痛苦。

看门人讨好地望着他的脸，说：

“冷吗？矿长？”

“太冷了！”他恼怒地说。

“不要紧不要紧，我加点好煤……”看门人连声嘟囔着，从床底下拖出一柄枣红色把儿的锋利小斧头。侦察员条件反射地用手按住腰际。他看到他驼着背走到火炉边，蹲下身，扒过一块枕头形状的长条大亮煤块，一手按煤，一手抡斧，啪，煤块断裂，裂面整齐，闪闪发光，像镀了水银，啪啪啪啪……，煤块变小，一堆。他揭开炉盖，白炽的火苗子窜出尺把高，带着波波的风响。

侦察员遍体汗水，看门人把煤块填进炉膛。他抱歉地说：“一会儿就旺，咱这儿煤软，不耐烧，要勤填。”

丁钩儿解开脖子下的扣子，用鸭舌帽擦着额头上的汗水，问：“为什么九月份就生火炉？”

“冷哇，矿长，冷……”看门人哆嗦着说，“冷……煤多，靠着煤山……”

看门人脸上干巴巴的，好像烤焦的馒头。丁钩儿不想继续吓唬他，说我不是什么矿长，放开胆子烤吧。我是来办事的。墙上的男婴哈哈笑着，栩栩如生。他眯着眼端详着这个可爱的孩子。看门人提着斧子说，你冒充矿长，开枪伤人，走，跟我到保卫科里去。丁钩儿微笑着说，我要真是新来的矿长你怎么办？看门人把斧头放回床底，顺手摸出一个酒瓶子，咬开瓶塞，喝了一大口，把酒瓶子递给丁钩儿。酒液里泡着一棵浅黄色的人参，七只张牙舞爪的黑蝎子。他晃晃瓶子，蝎子在参须间游泳，怪味道从瓶口冲出来。丁钩儿用嘴唇沾沾瓶口，还给看门人。

看门人满脸狐疑地打量着丁钩儿，问道：

“您不喝？”

丁钩儿说：“不会。”

看门人问：

“您是外地人？”

丁钩儿说：

“老头，这个娃娃又白又嫩啊！”

他仔细地观察着看门人的神色。看门人神色沮丧，大口喝着酒，低声咕嘟着：“烧点煤算什么？一千斤才几个钱？……”

丁钩儿实在热得难以忍受，恋恋不舍地看了那孩子一眼，拉开门，大步走进阳光里。阳光凉爽爽的，十分舒适。

丁钩儿生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六五年结婚，婚后生活平淡，夫妻关系不好不坏，有一个儿子，比较可爱。他有一个情人。她有时非常可爱有时非常可怕。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有时像妩媚的猫，有时像疯狂的狗。他想和妻子离婚又不想离婚。他想和情妇好下去又不想好下去。他每次犯病都幻想癌症又惧怕癌症。他对生活既热爱又厌烦。他摇摆不定。他经常把手枪口按在太阳穴上又拿下来，胸口，心脏部位，也经常承担着这种游戏。他乐之不倦的唯一一件事是侦察破案。他是高检技压群芳的侦察员。几位高级干部熟悉他。他身高一米七十五厘米，体瘦，皮肤黑，眼睛有点佻。嗜烟。好饮酒量不大。牙齿不整齐。会一点擒拿术。枪法不稳定，情绪好时弹无虚发，情绪坏时百发不中。他有点迷信，相信运气。好运气经常光顾他。

高级检察院检察长扔给他一支中华牌香烟，自己也抽出一支。他打着火机先点燃了检察长的烟又把自己的烟点燃。烟雾进口，好像酥糖溶化，又香又甜。他看到检察长吸烟的动作有点笨拙。检察长拉开抽屉，把一封信拿出来，先瞄了两眼，才递给丁钩儿。

丁钩儿匆匆阅读着那个人稀奇古怪的字迹构成的检举信。署名：民声。显然是假名。信的内容先使他惊惧后使他怀疑。他又从头把信浏览了一遍，尤其反复看了信的空白处那位熟悉他的首长龙飞凤舞的批示。

他望着检察长的眼睛。检察长望着窗台上的茉莉花。白花点点，散发着淡雅的香气。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可能吗？他们有这么大的胆量？敢把婴儿红烧了吃？”

检察长暧昧地笑笑，说：“汪书记点名要你去调查。”

他心里很兴奋，嘴里却说：“这事该不着我们高检去干！公安部门睡觉去啦？”

检察长说：“谁让我这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丁钩儿呢？”

丁钩儿有些发窘，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动身呢？”

检察长说：“你随时可以动身。离婚了没有？离不离都是个形式。当然我们希望这是一封望风捕影的诬告信。绝对要保密。你可以采用任何方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我可以走了吗？”丁钩儿站起来。

检察长也站起来，拿出一条没启封的中华牌香烟，往桌子上一推。

丁钩儿夹着烟走出检察长的办公室。他跑进电梯。他走出大楼。他想去小学校看看儿子。著名的胜利大街横在面前，成群结队的轿车双向奔跑，不给他一点空隙。他等待着。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正在他左前方横穿马路，阳光照着他们的脸，好像朵朵葵花。他不由自主地沿着马路的边缘向那群孩子们靠拢，自行车贴着他的身体滑行，宛若一条条鳗鱼。他看不清骑车人的脸，它们是一些模模糊糊的白影子。孩子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白白胖胖的脸，笑眯眯的眼睛。他们被一根粗大的红绳子贯串着，他们被拴在一根粗大的红绳子上，好像一串鱼，好像一根枝条上缀着的肥硕果实。汽车的烟雾喷到他们身上，光焰白亮如炭，香气扑鼻，孩子们宛若一大串烤熟的羊肉，撒了一层红红绿绿的调料。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花朵，是最宝贵的，谁敢碾死他们？汽车们无可奈何地停下来，吭吭哧哧喘息着，让孩子们过马路。孩子队伍的两头是两位穿白大褂儿的妇女，她们脸盘如满月，嘴唇似朱砂，牙齿锋利洁白，好像一对孪生姐妹。她们各攥着绳子的一头，毫不客气地大声吆喝着：